



輟

耕

錄

洪

1曾5
3
8



門 11 卷 5
3
8

輟耕錄卷第二十七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

孔子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巳酉 月封充國

公

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

年癸卯二月封郕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配食大

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



先聖位次充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為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太言之士

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為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婿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金果

先聖位次充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為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太言之士

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為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婿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為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金果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榦頂上纔生枝葉若櫻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采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廡差點醫士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澁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為苦魯麻棗蓋鳳尾蕉也

李哥貞烈

河南理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繁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毋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疑立筵前酒行歌闕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閑臥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汗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

△忤音誤逆也
戾也

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劉節婦

劉節婦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同郡曹泰財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耶城村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居群人中特妍整持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已不從賊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繡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擁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就馬上曳之節婦以手爪地

以頭觸石流血罵賊不絕聲遂遇害

病潔

昆陵倪元鎮有潔病一日眷歌姬趙實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俚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俚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絕倒

雜劇曲名

釋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

乏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各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袞繡毬

倘秀才

脫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堯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朶

笑和尚

蠻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

中呂
出入

快活三

中呂
出入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伏兒

挂金索

水仙子

與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塞鴈兒

接接高

南呂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關

隔尾

紅芍藥

菩薩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鬪蝦蟆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隔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中呂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鬪鶴鶻

上小樓

快活三

正官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收尾

紅繡鞦

喜春來

堯民歌

滿庭芳

鮑老來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樂

叫聲

雙鴛鴦

白鶴子

正官

窮河西

朝天子

乾荷葉

剔銀燈

菩薩蠻

牆頭花

喬捉蛇

鷓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鷓鴣兒

鴛鴦兒

風流體

賣花聲

蔓菁菜

仙呂

賣花時

點絳脣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叱令

鵲踏枝

六么序

后庭花

青哥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葫蘆

江西後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攤破天下樂

醉扶歸

低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遊四門

賺尾

憶王孫

一半兒

得勝樂

雁兒

祆神急

翠裙腰

六么遍

大安樂

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雁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仙

蓋天旗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釣

大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問口

怨離別

搥鼓體

雁過南樓

愁郭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茶蘼香

女冠子

林里雞近

驀山溪

喜秋風

淨瓶兒

鷓鴣天

雙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梅風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鴈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鈎	川撥棹	殿前歡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鴛鴦煞	步步嬌	攬箏琶	豆葉黃
風入松	撥不斷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荆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	<small>中呂</small> 胡十八	掛玉鈎序
伍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鴛鴦兒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婦孩兒	挂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榔調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駙馬還朝	大拜門
鵬刺鴿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	<small>中呂</small>	
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韓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後唐莊宗	南唐後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尚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謂太曲

蘇小小蝶戀花

鄧干江望海潮

蘇東坡念奴嬌

辛稼軒摸魚子

晏叔原鷓鴣天

柳耆卿雨霖鈴

吳彥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絜換

縈紆牽結

敦拖嗚咽

推題九轉

搖欠遏透

歌之節奏

停聲

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擷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

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杌聲

嗟聲

困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

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

三臺

破子

遍子

擲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羯煞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鍊

帶煩

瓢叫

唱曲題目

曲情

鐵騎

故事

采蓮

擊壤

叩角

結席

添壽

官詞

采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凱歌

權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葉尊

柳枝詞

桃葉怨

堯民鼓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閨閣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場上少年 闔闔優伶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狹閣 月館風亭 雨窓雪屋 柳外花前

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仙呂宮唱清新絲逸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鐘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旖旎嫵媚

高平唱條物澆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捷激暴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并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

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脣大石青杏兒入

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

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指兒唱意兒有明指

兒暗指兒長指兒短指兒碎指兒

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拋毬樂鬪鶻鶻

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唱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緊有堂聲皆合破簫
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拽的失之也

斜唱得輕巧的失之寒感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
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稍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灰的涎的吐的大的有樂官聲撒
錢聲拽鋸聲猫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
調工夫少徧數少吃力少管場少字樣訛文理差
無叢林無傳授緊扣劣調落架瀆氣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啞啞

嘎嘎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憨憨

濁濁

越越

格緊

囊鼻

搥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

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弓

唇撒了

一片字

團團子

茄子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不如肉

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岸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

數實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木曲

莊夢塘藏書

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管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十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晝日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為蟲鼠齧或為隣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酬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識其犯

禁條悉付祝融氏及取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
群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宿留日以仍布衣而歸書
之不幸如此

買假山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二日邀淵
白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荅曰東掖
西倒陳果然

戴氏絕嗣

華亭楓涇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妬婢無比僅有二
女贅謝季初為婿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得男王

聞之蚤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
恐其長大分我財產遂於襁褓中酷加陵虐致成驚
疾又不容醫療竟就夭亡大為喜幸越二年自孕將
產夢抱此兒及娩得男後隨殞於蓐兒亦不育此婦
女妬婢之報今戴氏絕嗣天道豈遠也故事在至正
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妓妾守志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間以中統鈔
一千錠娶為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
有感于中潛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

久於人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
人莫之信既而僕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
行潔白以終其身

譏伯顏太師

重紀至元間太師丞相伯顏專權蠹政貪惡無比以罪
左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
題于壁云百千萬定猶嫌少聚積金銀北斗邊可惜
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

譏方士

丙子歲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

齋香幣過嘉興迎請以來驕傲之甚以為雨可立致
結壇仙鶴觀行月字法下鐵簡于湖泖潭井日取蛇
燕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詩其一聯
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繩蛇聞者絕倒

燕都賦

攜李顧淵白侍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
初不喜曰今太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
國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
菴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
陽城切中其實淵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

刀鐸人對之曰村中和尚種

袿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醫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殊不知袿背亦有十三科
 一織造綾錦絹帛 一染練上件 一抄造紙劄
 一染製上件顏色 一餉料麥麪 一餉藥礬蟬 一界尺
 裁版桿帖 一軸頭 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
沉檀花梨烏木每軸上用一色所
 以只歸 一餉刷 一鈎鍊 一條 一經帶 一裁刀 數內闕
 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餉刷裁尺亦皆有名餉刷
 櫻軟者謂之平分櫻硬者謂之餉糊大小得中者謂
 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濶者曰滿手次

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厲狄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歲大旱余在蕭山觀方士
 陳希微禱雨于北嶺將軍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
 厲狄也與項羽起事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
 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爾來幾千五百年
 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叟焉無聞故以相告目擊
 其事感嘆彌日

旗聯

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二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

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

桃符識

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識也

金甲

嘉定州太場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巨富一日自番中還先報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處發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頭也後因逐一幹僕僕出此書首告以為玉

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賂官府得理聞者亦可為戒

蘭節婦

許叔瑛 璞云陳友諒部屬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蘭氏其夫以財雄一鄉因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戮帥聞蘭有殊色輒殲其家獨生蘭及四歲嬰將納之蘭曰帥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為婦者若干年與生一子妾不忍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服乃為帥婦未幾帥許之服未終移兵別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請吾婚平蘭曰諾既而帥上為他之使一卒守蘭曰為取雞酒具香火今夕吾

為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嚙指血書
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
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一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
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
即自刎帥返驚歎訊一卒欲罪之卒指壁間題倚人
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為立廟旌表云

忠孝里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
月陷江陰州州太姓許晉字德昭者有武畧善格鬪
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烏合之眾敗亡可待我

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潛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保
護隣井日有餘黨四散抄掠則誘使深入悉殪而理
之所居素隱僻賊無知者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
約為內應十一月八日浙東宣慰元帥觀孫統兵入
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却晉弗之知尚與賊戰於
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自他所來擠其後如璋遂
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而入偕父力戰衆寡不
敵父子皆死明白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
屍斂而葬之柩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墮淚鄉之父
老誄之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

上其事于朝不報

胡仲彬聚眾

胡仲彬乃杭州勾欄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至正十七年七月內招募游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作號將遂作亂為乃叔首告搜其書各簿得三冊纔以二冊到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

扶箕詩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

卷

輟耕錄卷第二十八

非程文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錄釋印行以圖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四六長篇題曰非程文語與抄白省榜同時版行不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感聖世之恩荷公挾私無紊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太省壞於禹疇之小劉名錫眉山人斯文孔艱衷情痛憤待士無禮呼名散餅於路傍壞壁有謀打號貼圖於墻上厨傳用猾吏内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食

夫上下之機關不泄，陽揭題，駕言無弊，實自生。如先
 之心，竟厚賂，力舉還魂，特欲辨是非之口，五服之親
 不避故違，國朝之典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
 名字應才。杭州鼓勇於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
 環。即環翁知名於未榜之前，代筆之錢盡，去萬戶侯
 之關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何勤，呂將。鉛山萬戶監
 門進樂平之八子。許援董彝徐復鄒成操海郎。吳縣
 受卷通括蒼之二林。松慶本生之地增輝同列，
 之情不薄，黃璋。江稱幹首二三月已買試官，鮑怕。與
 在榜中十四名全賴妻父。建德知事俞鎮藉開元真人之力

葉氏。葉贊禮經依永嘉縣尹。林泉之門江郎兄弟。見

建寧劉大慶。希賢在列賴為省郎之師沈小。惟時登科。註

知運吏之婿黃岩趙蘭。友得家兄。寧海丞為簾外之

官瑞安高明託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難

言許環。饒州作鬼三百定賣幾千株之木，鄒成。饒州駝榜

十八日納七萬戶。呂天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尺

牘先來於柏府仕宦勢高，豪文潛出於棘圍，師生情

密遞手帖全，憑巡緝寫懷挾不避，軍人四子入場代

筆，有此劉之手一家在榜，瞞入起各路之文，所謀不

臧其忠何在，王賀。紹興省中典吏不讀書，亦解成。

李思齊蔡山村童未知禮焉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
 臨海夢龍姓趙備勝亂周易之陰陽平江俞鼎耳自之所
 及者如此心術之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王
 俞鎮建德知事知事董綠考試這番豐卒歲之貨吳嗽峽州買
 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麟經錯亂因賂取林泉之
 生生何如永嘉尹林泉生易義駁雜以名尋夏日之孜孜安
 用會稽尹夏日改其餘沈沈不必叨叨分經考卷得便私情
 自開科曾無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論雖刊板乃是
 訛傳歷觀解據之非益見文衡之繆指實告官者反
 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其勞趙倣蔣堂空仰天而

歎息江平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餘慶兩舉
 奚為聞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已矣吾道
 安之何等王司汙濫壞今年之選舉既生聖世進修
 冀異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眾賢之願告
 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彈文
 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
 於今年啓姦人僥倖之門負賢相賓興之意事既如
 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試官實文章之司命詎宜僞定
 於臨期員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受賂檢
 謀既遂清議難容聞人樞膚淺之學翰林懷賓主之

舊情，毀靄山游狹之徒，坐王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憲賞，進鄉閭之十子，居喪臺榭升里，開之三主，沈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朗詩意，強今古於已然，朱舜民乃瀕海之強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章子，新昌庭瑞輸彩段之幾縑，書水莫孜奉白金之一錠，張誼罔知象象，皆徐中造就之私，楊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賜，施省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對策何長，舍弟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先代筆嗟哉，無學之鄭沂靖而思

乏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締袍戀戀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俞潛徐鼎三月初早買試官，丘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元孚乃泉商之太賈，揮金不啻於泥沙，許徵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瓦礫，拔穎之於陋巷，餘波有自，於楊明超宋祀於窮途，主意必資於張誼，既正榜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陳餘意，屈仲孚於受卷，易經可謂失入，進公甫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報賽叔通，豈可與言詩，繆講進修，孺子烏足以論易，重載連檣之白粲，始諧校藝於青藜，還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夫

擘每稱好莆奈舉業之久疏大壞士風難逃輿論嗚呼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用於國豈期貢舉之私此非一口之誣謀實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來

于闐玉佛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并得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處士門前怯薛

社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

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櫻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憲僉案判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置箒仲微于途適憲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誣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十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詩識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越樹長
為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讖歟

丘機山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
右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眾怒無
以難之一日構思一對欲冷其辭屈心服對云五行
金木水火土丘隨口荅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
敏捷類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楊鎮一兇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歲
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顛損其頭泣而謂姑曰
夫歸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為幸姑曰汝第無
憂但云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
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控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
過也婆擲之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
持刀尋母中途藏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
石邊忿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蛇
介道畏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即沒至膝
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

婦掘地隨掘隨啗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下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綠簷闌窓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墮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閨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警都釘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

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藕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猫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刺郎葛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與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猫睛其貌瓊上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白縣尹詩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閑遊市井間見

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或荅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鈎惹道人衣勝見亟命去之然已盛傳矣

廢家子孫詩

秀之斜塘有故宋太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敗罄盡郡人金方所談辭滑稽為賦誦好嫚戲因據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從來固有之爾家忒煞欠扶持諸墳掘見黃

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眷皆為撐白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猾幹欺凌王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兔撐自望月而孕則婦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為入後者見此寧不知懼也哉

樂曲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乏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葛儻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下

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罕

謂之白羽雀雙手彈

苦只把失

品弦

小曲

阿斯闌扯弼

回盞曲雙手彈

阿林捺

花紅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洞洞伯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下水花

回回曲

附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入 熟梅花文

周申文之翰寒夜擁鑪熟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水
 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素
 關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
 死灰共惟地鑪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度
 嶺形若稿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
 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
 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稔道人見晚便離有色之

根夫何冰氏相凌遠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
 冰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窈窕月
 淡尚疑弄影之時雖來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
 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
 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
 嗚咽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夢令

一人要妻無元表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
 准擬尋芳一過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
 見還你一方白絹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闕世俗則
 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
 闕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能用然其鬢不去官者之獨失何也願聞其故岐
 伯曰官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
 唇口不榮故鬢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官者未嘗被傷
 然其鬢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
 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鬢不生又
 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撓五皆切半擇迦唐

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也。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撓，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擊，半擇迦也。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各為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闍人，鄭氏註云：闍，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曠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

處，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且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妖而汗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

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識

花山賊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
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官縱橫出沒累無忌懼始
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
召募驍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
人視官軍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
數也夫

爵祿前定

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

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
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王龍麟洲先生江
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
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
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館授巨室
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且託以他故歛書告
別此非陰德也與

醋鉢兒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普化次
兄丑驢女也先普化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

兄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
 縛絲繒為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
 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華蓋柳營暗
 藏亞夫二字菲儀謂非人表梓謂朕于總賤娼濫婦
 之稱葭華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
 如此又嘗詣妻父墓所題於廬壁曰柏舟在河可謂
 節乎二嫂治樓可謂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
 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
 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
 恤親父小宗之祀為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

謂人曰若忝一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北宅上馬赴
 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驢所居新宅也先
 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夫今子有二父何其
 幸歟博顏帖木兒報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
 氣敖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
 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
 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倦客
 等閒容易安排手彙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
 于官必欲構成其罪寅緣賄賂浙省移准中書省咨
 劄付儒學提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遺興作為閨怨詩

詞多有指夫為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戾而所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春張士誠僭號誠王據有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剝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棋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軍前請法師

謝景陽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其為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廉介端嚴有聲于時

不得已親造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衄吁宰臣統太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則其機略安在哉

凌總管出對

嘉興總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

承天寺

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

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悅陞領禪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為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為錢既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義丈夫

吳興錢泰窩云至正月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簪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此汝真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為盜顧無以發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

乃可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遲暮醉抽其刃斫賊其心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還二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為舟人壽呼決死生於帖危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謂之義丈夫可乎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余因名為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戲題小像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東員臙腑唐伯剛題郝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入做官兩隻腳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辜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太綱來都是烘靴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銅錢代著

今人上卦以銅錢代著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賞失宜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斬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僞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二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浙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

府庫金帛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携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尚于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矢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林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輟耕錄卷第二十八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紀隆平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
 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
 德士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
 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
 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
 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
 佛出世為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
 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

杜遵道以李氏子為王起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
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即真一
據斬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
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
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
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
李華甫與麪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眾劫獄齊以克
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為泰州判四為千夫長十
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
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眾焚掠村落驅民為盜

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
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
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百出
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
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
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
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
軍以擒之眾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
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
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日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埭渡鎬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荐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羣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參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

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且綠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為

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歸欵許為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毘陵郡分兵入湖州下鼓而得易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土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僂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佑三年國號天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

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
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
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
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獍獍名曰荅刺罕守
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
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
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
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全
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
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

不九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
禽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
誠有矣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
合結爲婚媾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
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互爲勝負然亦不勝
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
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
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集
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
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

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
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
開封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
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降真香

道家者流為入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
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
導衛翔鶯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
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乃鶴得
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

甚為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
致也非歎

宋二十二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
真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
也

字音

吾衍子行間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
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
暨艷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許負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

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晃然在承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稱地為雙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以二牛為一已二已為角四角為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

詩意見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一門五節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

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葬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門三節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

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黃龍洞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頻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

蒼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題詩述龍之跡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黏接紙縫法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

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
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播盤珠言不撥自動
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
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廟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
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
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太錢

全真教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

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
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孝子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
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歛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
城傑伏于墓上眾欲驅而前魯以白刃傑大慟曰母
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
而邑剽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三年得於榛莽中故衣
尚存始克遷柩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

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為馬孝子云

楊貞婦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瓷器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甕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瓷器世言錢

氏有國曰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華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窰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窰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目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窰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澄泥為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

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汗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

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之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唐

祖敏

奚鼎 易水

奚鼎 鼎之弟

奚起

鼎之子

陳朗 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鼎之子始居欽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寬皆超之子

李承宴皆超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皆文用子

耿遂仁欽州

耿文政

耿文壽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通

盛真

盛浩

盛信

盛舟

張遇

潘衡

葉世英魯造德壽官墨

蒲大韶欸曰書窓輕煤佛帳餘韻

梁杲

胡友直

葉邦憲魯造復古殿墨

李世英欸曰叢佳堂李世英

潘衡孫秉彝

徐知常

周朝式

葉茂實三衢

雪齋欸曰雪齋墨寶

蒲彥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齊峯

劉士先嘗造絹熈殿墨

寓菴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敘

謝東

徐禧

翁彥卿

元

潘雲谷 清江

胡文忠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於材仲 宜興

杜清碧 武夷

衛學古 松江

黃脩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

丘可 行金溪

丘世英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斲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盛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諫 皆蜀人

沈鐔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儒 大中進士

宋

蔡睿

朱仁濟

衛中正 慶曆中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馬希先 一作仙 崇寧中

金淵 紹興初

金公路 即金道 紹興初

陳亨道 高宗朝

嚴樽

馬大夫

梅四官人

龔老 應奉

林杲 東卿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樽之 孫梅四之賢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入秋嘯

鳴玉

瓊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戲語

至正丙中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
 一日下令行兵叅謀掌史進言自告行師必先祭旗
 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
 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有一
 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
 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
 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主令既
 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

說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烝孛四餘氣躔度過宮
 遲留伏逆推入之生年日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
 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
 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二葉簡明易見
 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
 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止而
 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四	三	二	虛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女二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斗四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尾三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氏二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軫十
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七	張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柳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井九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畢七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胃四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奎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危十三

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栢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
 而神曰庚辰嘗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
 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
 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
 集火九引之鎖窺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
 獸好為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無又祈

寄衣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
 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_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

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
 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_{先去亦作舊時}

承應元壬辰暮冬吉日
書林中野是誰新板刊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輟耕錄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从爪手以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璽篆佗鈕又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刻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

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龍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罷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

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曰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

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軒齋等印古
 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
 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朱文印或用雜體
 篆不可太恠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
 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
 為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通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
 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法庶免印出與
 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
 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

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
 之法多有入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
 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
 璽節及職金掌其媿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
 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
 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
 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字
 貢授以太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號唐人雖
 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
 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

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曠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凡各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可知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

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二字左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絲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敷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

為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朱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
 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
 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今齟合縫條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體書二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
 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
 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
 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
 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

銀工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勝數也朱

碧山

嘉興魏塘

謝君餘

江平

謝君和

上同

唐俊卿

松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家至元中盜黃
 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
 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
 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
 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
 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
 辭父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

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擊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鵝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律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怍息律橋三百餘里至別蓋

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各勝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為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白月園文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月園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月園飯疏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

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饒以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爾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光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清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為爾我為我安肯哀矜而辟焉教情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修以上受風魔貶為自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自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

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足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為期不以我為貧知有時為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午以二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墨筆墨有靈蟬蛻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既剖門闥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車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

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金靈馬

凡官車晏駕，椎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刻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鞞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為輶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盃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粘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剝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沈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稍當。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友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令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使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

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曬，曬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為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眼乏，然後用揩光石磨去漆中類，雷上揩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相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箭粉，次用布粉，次用粟油，傳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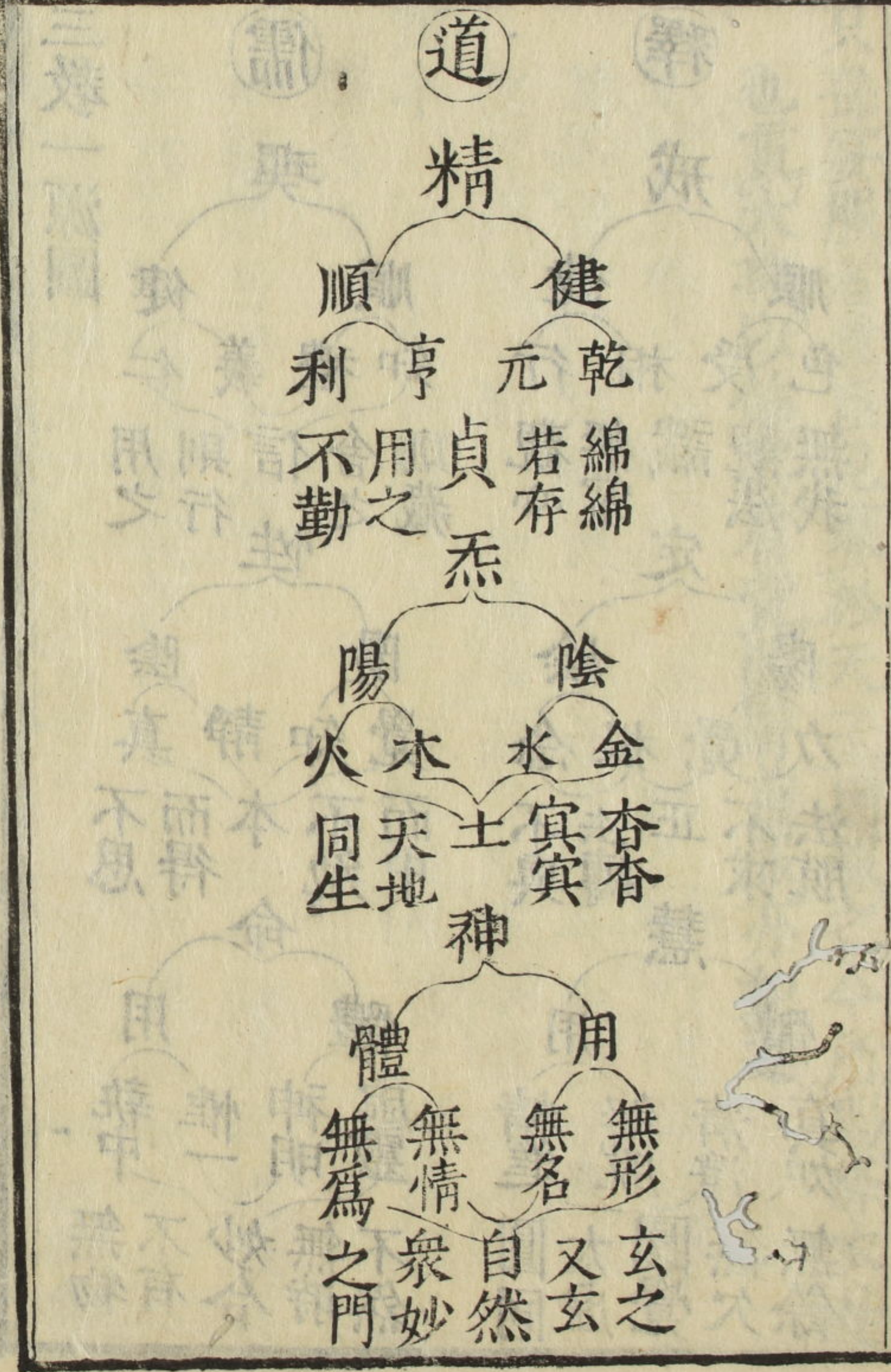
朱紅 修治布灰一二，如前，不用糙漆，却用驪朱，桐葉

△箭粉，同墨，音若箭，音分大中

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顏色，閏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膩粉，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麩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孫宴服



銀錠字號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學宮講說

凡學宮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

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
 廷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
 僚咸集時治書劉公樂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
 其年值閏詹省巖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嘖其意以為學校講說雖賤夫
 皂隸執鞭墜登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為
 肖巖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
 災傷以復熟糧為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
 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
 除害為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巖講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
 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
 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為譏訕累及
 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
 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
 君子亦可為後人戒也

松江之變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史克宣使後於
 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陸
 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偽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

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
 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也達魯
 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
 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
 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衡
 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
 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
 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
 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
 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

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
 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為
 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
 苗軍恣肆檢刮截入耳鼻城中女婦多為淫汗房舍
 間有存者皆為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
 填街塞巷水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
 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銜旗幟蔽日
 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
 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况松江尚後

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白之患終
為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
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
悲失

果典坐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
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
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詩識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

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而
聲終則闌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識

書畫樓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
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謹于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
館靈宮梵宇悉為煨燼而夏愛間氏收藏古法書各
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鐮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
不巳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

乏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文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呼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至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孽孽以利為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鎔金銀法

嘉興斜塘楊匯髹工鎔去聲金鎔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鎔金則調雌黃若鎔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

刻縫罅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楷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鬲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銀渾不走失

磨堯堅箴

磨堯韃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座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為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磨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鍾鼓

韃音肩馬上感
弓矢器又弓衣

之聲因叩而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
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
言

三笑圖

楊鐵崖云坡翁跋石恪所書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
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
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
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
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
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

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
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
見之亦當絕倒也

官制字訛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
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
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
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
在寅射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

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晉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名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考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

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為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入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為帽或作幅合乎簡
 易隨時之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
 書弁缺四隅謂之恰前時軍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一曰按頭使
 下故曰恰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
 御讀令改用素白帽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
 巾為雅魏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入坐丞郎門下
 二省侍官乘車白帽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
 烏紗帽往往七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
 舌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帕
 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掣羅之施巾連題却

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
 以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
 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
 後世乃作小冠屨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
 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
 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
 章甫亦從俗也

屨舄履考

屨舄履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舄說文無舄字舄本
字如鵲故借為舄字所以為行戒也然借鵲為舄作

思積反者蓋鳥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鳥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履冬皮履履人註又謂凡履青絢純是
 意純准素幘白履緇絢純爵弁纁履黑絢純是也
 也絢說文纏繩絢也玉藻注履頸飾也韻會狀如刀衣鼻在履頭
 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二二二曰總履人注
 用緇一寸屈為之頭若履頭以受穿貫
 縫中紉也條也純履人注緣也言總必有絢總純矣
 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履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白鳥
 黑鳥也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
 鳥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鳥青鳥王后祭服之鳥
 也凡履之飾如繡次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履青

飾天子諸侯吉事皆寫其餘服冕著鳥耳士爵弁纁
 履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纁也至若履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戶從文從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
 履能載人又草曰扉芳未反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履
 按履無別制說文屨屨也從履省婁聲又鞮也徐曰
 鞮革履也鳥韻會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
 畏泥濕故曰鳥以是知屨為屨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鳥屨屨至階必脫唯著鞮而
 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
 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

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
入朝雙鳥化鳧先至是脫寫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
有席所以著鞮爲宜況鞮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
說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
則脫履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
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
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
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于坐也古人
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輟耕錄卷第三十

